

# 夜燈

伍



# 夜 燈 2023 .12

迴 / 蔡之晴	1
一閃而逝的車窗泡影 / 飲星人	5
塞外書 / 若晴	8
停水的早晨 / 邱鈺璇	15
平行世界 / 苑想	18
相思 / 陳桐	21
在遠疆 / 陳樹	28
無題 / 李峰毅	34

世界是古怪和奇趣的，每個人平靜的生活裡都藏有一些神秘地帶。

這樣想著的時候，我正用書蓋在臉上遮住光線，躺在阿諾河邊春天的草地裡。如果天氣好又恰逢無所事事，我就會這麼幹，沿河岸邊散步，路過幾座橋、一些矮房子和高高的樹，眼睛躍過河面波紋裡的光斑，來到一塊兒被青綠雜草覆蓋的人群聚集處（有人野餐閒談有人做高難度瑜伽、有人在學拉丁舞）讀書，雖然讀個十幾頁就開始犯困。這個城市裡有大量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品供人瞻仰以及數不清的裝潢優雅的咖啡廳任人逗留，但我好像更迷戀於躺在河邊，像一個剛衝上岸的無足輕重的秘密。又自由又融入。

我猜人生就是有很多這樣兼具抽象和具體的時刻，因此我們才看到大量世界的異鄉人，成為在文字創作裡找到了歸屬感的寫作者。他們遵循一些幽微的內心指令，或者讓輕飄飄的生活變得有分量，或者讓沉重昏暗的日子變得明亮。寫作者可能出現在生活的任何一個角落，在大都市馬路上，在小鎮舊房子裡，在格子間辦公室工位上。在地域、文化、身份認同的錯綜複雜裡，穿透層層迷霧，敘述自己如何與身居其中的事物互相周旋互相滲透，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符號系統。一個特別的抒情語調，一個詞語的使用方式，一種無法複製的口氣和節奏，都是寫作者豐富而敏銳、想要保留住一絲神性的心。很多人就被這樣的心守護著，在黑暗來臨的時刻，重新尋獲光明。

「夜燈」想成為盛放這樣的心載體，以樸素和老派的方式。寫作是這樣一件艱澀又需要持久的事情，可能受困於日常，可能受困於心緒，也可能受困於不自由的環境。但它總能為眾人帶來最古典的智慧和最通透的力量。所以仍願寫作者們忠於表達的直覺，為這真誠的溝通已成為稀缺品的世上，留下有個體生命力的記錄。想象著可能出現在任一個角落的讀者，希望大家都能在各自的時空裡受震動於我們雜誌作者的記憶、情感、思考和幻想，鏈接出新的體驗與看待世界的方式。在閱讀的精神漫遊中，與每一個可能曾被淹沒的自我重逢。

慢慢



迴

蔡之晴

大學時，我在距離學校車程五分鐘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套房。那裡緊鄰樹林，房間外頭的走廊上，便時常佈滿了大大小小的昆蟲屍體。每當我打開門通風時，就會看見那些殘骸。

我稱這塊地方為「死亡停機坪」，時常會見到的客人是一種小白蝶，嶄新又純潔，小小的翅橫側在一旁，就像彎曲著身子睡著一般。

有時候，房東的貓會過來撥弄這些屍體。如果我有發現，就會把牠們抱走，可還是很常在開門後，發現這些昆蟲少了很多。不確定是被貓掌掃走了，還是被吃掉了呢。（貓會吃死掉的昆蟲嗎？牠們吃時會吃哪個部位？）

我曾經目睹蝴蝶的死亡。

那日沿著海岸公路直騎，鑽進一個又一個的隧道。出了跳浪隧道後，對向有一台小客車，有一隻蝴蝶翩翩飛過，漆黑翅翼拍打間閃著藍色的光。

陽光下，這一切看起來極其夢幻而不可思議。

蝴蝶經過小客車，與車的後照鏡相擦了一下。非常、非常輕巧地，好像害怕碰碎什麼一般的擦過。

下一秒牠掉落至地，再也沒有起來。

那時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也從我的腦袋掉落，並且用力地撞擊在胸口。

我對自然的印象總是寂靜和死亡。我曉得我所見的地過於單一，曾經我也被他人引領，瞧見自然的壯大和盛麗。Z曾經帶我自鹽寮的某處停車，走下我獨自一人時絕對不會走進的道路。穿過一片濃密的樹林、從高高的土堆跳下、被一堆木頭絆倒後，眼前是一片荒原，那裡草與人同高，必須不斷伸手撥開。走八分鐘後，便能見著不斷奔騰的花蓮溪。

雙腳泡進水中的冰涼感，如今仍在我心頭停留很久。我好幾次差點被沖倒，只好脫下拖鞋，試著用腳趾緊緊抓著滑溜的石頭。Z給我看了很多透明的蝦子，牠們跟小拇指一樣長。

那天我與Z返程時，正好瞧見一片銅紅色的死水。Z發現那裡居然還有小魚群，於是過去查看。我跟著過去，站在旁邊看。

我的身後就是花蓮溪，如此亮澈而充滿生命力。那裡所有事物都像是帶有清透的濾鏡，在陽光下閃著透明的光芒。然而比起那些，我卻更在意這一灘死水。看那紅褐上漂浮著幾縷彩色，甚至飄出貓咪臨死前的腐敗氣味。

我總是看見那些死亡和凋零的事物：被螞蟻包圍啃咬的金龜子、

就算是離開自然，身在人造的世界中，我也時常碰見死亡。



說回來停機坪的事情吧。

最開始，只是一隻咖啡色的蛾。牠是張開雙翅、仰躺在我的鞋櫃的，大概有我的食指那麼長吧？一開始我還會把牠們帶去下面的花圃放著，但久了蛾卻越來越多，每次我只要一出門，就會有兩三隻蛾零星躺在地上。像是有一場我不知情的蛾博覽會在外頭展開一樣。

不過有時候，也會有活著的昆蟲。牠們大多都會闖入我的房間，從不知道哪來的縫隙內鑽進，並在天花板附近嗡嗡盤旋，又或趴在牆壁上。有一次，一隻黑翅螢趴在我的牆上。螢火蟲長得跟蟑螂太像了，差點就殺了牠。最後我用塑膠杯裝著牠，將牠帶出去。牠在杯中一動也不動，只是發光。

曾在鯉魚潭聽過導覽員講解螢火蟲的一生。他說螢火蟲的生命週期是很短暫的，牠們得在十天左右的成蟲期中尋找交配對象，各自結束任務後便死去。雄蟲會在交配完成後的一至兩天、而雌蟲則會產下卵才離開。那隻螢火蟲也許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吧。牠無力再揮翅，只能拖著綠光在塑膠杯中漫爬，像是打著摩斯密碼，期待有另一隻螢火蟲讀懂牠的訊息，飛過來與牠交配。

後來我身上總會帶著一個用紙做的小盒子，專門把這些死去的昆蟲裝起，運送至樓下土葬。有時候兩三天沒出門，外頭就會趴著很多屍體，將小盒堆得滿滿的。住在那裡的三年，我反覆地做著這些事情：將活著的昆蟲帶出房子、將死去的昆蟲送回土裡。除了蟑螂以外的所有昆蟲都在我的服務範圍內。

也許是因為我的房間旁邊就是窗子。

在我看不見的時候，牠們一定是不斷地、不斷地試圖飛出這條長長的通道，反覆撞上透明的牆，直到筋疲力竭。

即將畢業前的那個暑假，家中在準備普渡的東西，我也幫忙搬東搬西。背對著我家右手邊，便是一個大十字路口。那天，有一台飲料外送機車自十字路口轉進，突地有隻橘貓自小巷衝出，只聽見刺耳的煞車聲和貓的尖叫交雜在一起。被撞的貓頭黏在馬路上，身體劇烈地上下抖跳，像是被拉上岸的魚般掙扎拍打。

不僅我們，對面的住家也看到這一幕。我被家人拉進屋內，說別再看了。後來出去時，貓已經不見，僅留一攤深紅的血正在乾涸。據說是被對面的鄰居帶去埋葬了。

就像我將死去的昆蟲埋進土裡，大部分的時候，人們在見著生物的屍體時，也會有著「想做些什麼」的衝動。無論是撿拾也好、掩埋也罷，我們試圖伸手再去參與生物的最後時刻。人們知曉生物不會復甦，也不會對此刻有任何感知，但還是以人的行為干預了這些瞬間。

夜晚的馬路上，經常橫遍各種爆裂黏膩的蝸牛屍體，又或是六腳朝天、盡力揮擺掙扎的甲蟲們。把手或葉子伸過去，便會不顧一切地抓住。牠們會非常用力地緊握攀附的事物，然後往上、再往上，直到頂端而停下。將牠們放回路旁的草堆，牠們仍舊抓著手或葉子不肯放開，非得要用其他東西又推又鏟才能鬆開。

有些甲蟲的跗節上有爪子，故能牢牢抓住握上的事物。像貓舌掃過皮膚一樣，被甲蟲抓住的時候，也會有微而緊密的刺癢感散開來。鞘翅目的外骨骼堅硬，但胸腹相對柔軟，也因此翻覆之時，很難再靠自身的力量翻回來。如果這時剛好又有人車經過，甲蟲就會裂開成螞蟻的食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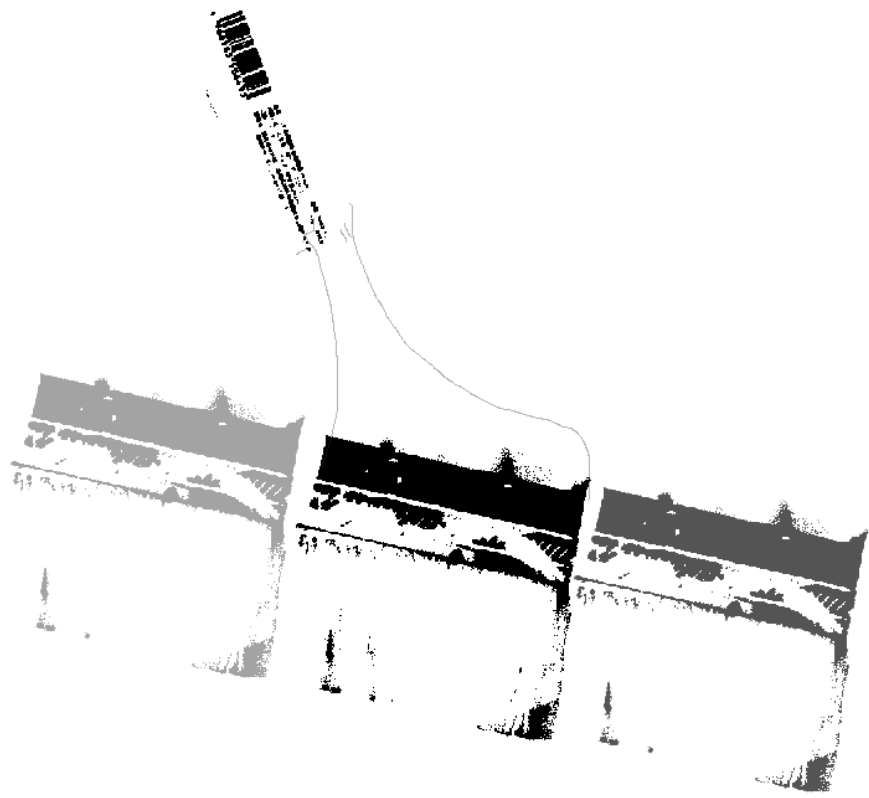
自然是由死生共構而成的。碎裂的屍身會成爲生物的食料，生物攝取養分後茁壯、衰老並死去。身爲自然造物的我們，一定也會反覆經歷同樣的事件。我們不斷死去，並不斷在破碎中吸取養分。每當重構了一次，我們又會破碎一點點。

若查詢死亡的定義，資料會告訴你，自然的死亡乃是衰老，而非自然死亡因素有自殺與他殺兩種。依循這樣的邏輯來看，如今的生物幾乎很少是自然死亡的。被路殺、獵殺、捕食、疾病……所謂的不自然死亡，是真的不自然嗎？

什麼是自然的死亡，什麼又是非自然死亡呢？我尚且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看過的死與生還不夠多，但就算看得再多，也無法肯定能夠給出答案。

自大學畢業後遷居兩次，再無昆蟲橫躺於門外。可我卻時常於夢中，反覆回到當初那條走廊。明亮的窗、緊閉的門，各式各样的蛾與蝶、金龜子和細腰蜂鋪散在地上。牠們安靜，像是沉沉睡去一樣，顏色仍舊鮮豔、腹部仍舊飽滿。而我輕輕抓起牠們，放進手中的小紙盒裡，帶著牠們搖搖晃晃地走下階梯，埋進花圃的土中。

一步步，直至夢斑駁碎裂，回頭望去，所有被掩埋的昆蟲自土中鑽出，輕盈開展翅翼而飛舞。那裡，天空始終湛藍，而陽光會透過白蝶的翅，落到我的眼底。



# 一閃而逝的車窗泡影

飲星人



「咁噏！咁噏！」伴隨著電車與鐵軌的震動與撞擊聲，我環抱著雙臂、緩緩抬起頭，這是開往哪裡的電車？上班途中還是下班路上？為什麼旁邊有個戴眼鏡的小男孩看著我？

應該是前往公司的上班途中吧？今年春天首次告別居住已久的出身地？，不遠千里、孤身前往東京工作，新生活開始不到一個月，很多事情都還在適應中，包括每天搭一個小時的電車通勤。路程中除了聽音樂，偶爾也會觀察路上行人的打扮，算是生活中的小趣味。

突然坐到我右側空位，纖細瘦弱的年輕女子，黑色細肩洋裝加米色薄外套，無聲且迅速地開始化妝，尤其著重在眉毛的部分，我透過車窗的反射觀察她的一舉一動。四周一片漆黑的隧道中，這短暫的數秒才有機會偷瞄身旁的人在做什麼，畢竟直接轉頭過去看很失禮，可以的話絕對不要這樣做。但從剛剛一直盯著我看的小男孩不適用此規則，因為他年紀太小，可以被原諒。

看到她在化妝才突然想到，今天早上頭髮抓得還好吧？畢竟在日本現代社會，男生出門都會用髮蠟抓點造型，算是職場基本禮儀。印象中小時候好像沒被教導過相關知識，都是出社會之後才自己開始學著打扮，嘗試幾次總會找到適合的造型。

胡思亂想的同時，女子開始將化妝品收進粉色迪士尼圖案的小包，並且迅速站起身、往另一側的車廂走掉了。所以她為什麼要坐到我旁邊畫眉毛呢？思考同時又昏昏沉沉地閉上眼。

恍惚間，右手提著行李箱站在家門前的階梯上，趕緊打開家門衝回房間，放好行李後馬上出來客廳跟家人閒聊。父親一直關心工作上都還好嗎？平常多跟前輩請教，或跟同事出去吃飯，職場上認識的朋友一定要打好關係，不能像小時候那麼我行我素。

「切記要時時刻刻與人為善，不要隨便起衝突！」

母親在廚房裡準備晚餐，一邊聽著我跟父親的對話，不時插上幾句。只能傻笑著一一敷衍他們的問題，畢竟當初沒有考過日語檢定，而是靠英語能力跟過往經驗，應徵上現在的工作，回頭來看只能說運氣好。

但實際開始工作之後，總覺得非常痛苦。工作上遇到各種問題，無法順利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是敬語沒有記好，對上司或客人講了平輩才能使用的單詞等，這些失誤幾乎每天發生。看到對方露出無奈的笑容，或是盯著名牌看，問你是出身哪裡？就知道今天又犯錯被當笑話看。

光是記取錯誤，還有調整自己的心情，就已經讓人疲憊不堪，哪來的心情跟同事出去吃飯說笑？

「這次要待幾天呢？大概什麼時候回去？」

聽到父親這樣問，才想起我真的有坐飛機回來嗎？明明加入新公司才不到半年，有照流程請好休假之後才買機票嗎？努力回想的同時，雙眼突然睜開、醒了過來，坐回電車的椅子上，仍舊環抱著雙臂，小男孩依然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

「已經到站了！可以下車了喔！」

應該是小男孩的媽媽？輕聲對我說。這才注意到她穿著一雙漂亮的紅色高跟鞋，裝飾著鮮豔的花朵，身穿多彩繽紛的高貴洋裝，雙耳懸著半月型金色耳環，可能準備去拍時尚雜誌的封面？一同緩步踏出車廂的同時，白色襯衫、藍色短褲的小男孩又回頭看我一眼，母子兩人的打扮形成強烈對比。

「這裡是哪裡呢？」

走出車廂、抬頭看著銀白色的半圓形穹頂，現代感十足的車站，柔和的光線從側面的巨大落地窗灑落，分不清是清晨還是傍晚。並排著十幾輛列車的軌道與月台，老式蒸汽火車與日式新幹線列車，交錯並列在一起的光景，在蒸氣火車的煙霧與鳴笛聲中，只有我一人對眼前景象發出讚嘆聲，身旁川流不息的人們，沒有誰停下腳步，好似早已見過無數次一樣，所有人都是冷漠又淡然的神情。感覺此刻穿越人潮走到出口可能會花上不少時間。伸手進口袋尋找是否有車票？或是手機還在不在？希望多少能找到一點恢復記憶的線索。

「所以我現在要去哪裡做什麼呢？」



# 塞外書

若晴

生在基隆這樣的漁港小村，海風時常來，你們知道的吧，冬季的時候東北季風會狠狠地颳，雨也是不停的。

當時我們家住在深山別墅區，那風是更狠，我和妹妹會輪流抱怨「東北季風到底是什麼啊，為什麼這麼冷」，妹妹會穿著無用的羽絨外套一邊擤鼻涕一邊把身體轉向她認為的東北方：「是從這裡來的嗎？」

當然父親是一個字也不會答的。我父親和我母親自那時候起就是狐獾，他們無法也不願意和作為人類的我與妹妹溝通，母系社會的關係所以雄狐獾非常軟弱，他聽命於我的母親，而這隻雌狐獾和那些尖叫小動物的迷因圖一樣，她平時不說話，火起來便衝著我和妹妹尖叫大吼。我記得《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上映時，我在大量狐獾竄出的那一幕好像一次性見著太多個父親與母親，在戲院寒戰。

\*\*\*

我想過非常多次為什麼我的愛情永遠畸形，人說妳有哪般的原生家庭就有哪般的愛情，那我是不是這輩子都會像李維菁那樣愈自苦愈美麗？我很深刻，初讀李維菁時，我真是懂得了多年來我心臟它跳又不想跳的糾結，我和那談戒指的短篇一樣，總是在和人家相愛拍拖的時候，覺著我正在出軌，因為我的內心有一個我的真愛摯愛室愛（雖然他不要我），我幻覺自己是他的妻子，我於是跟誰都愛不長，我鬼新娘似的。

我不想責怪雌雄狐獾，雄狐獾是外科醫生，他賺了很多錢，至於雌狐獾，不論如何我的性命也是她生出來的。

\*\*\*

「英國？很好啊！我們家很開放，妳想做什麼就去做，我們家都很支持孩子啊，我來出錢」雄狐獾說。我也懶得反駁。

雌狐獾又在發呆，女兒都要到英國讀碩士了她也是一樣小爪不停歇走在那個只有自己的非洲荒漠，心神根本不在這個基隆的時空。

\*\*\*

大家來到倫敦都是正經來讀書的（當然了我也想正經讀好政治學），有誰和我一樣是爲了逃離那個家？那個奇怪的地底狐獾網狀洞窟？

我本來以爲大疫之年還跑出來讀書的人應該不多，但放眼望去（望著筆電螢幕裡的一張張2D臉龐）還是不少亞洲面孔。我的聊天室冒出好幾個紅色訊息提示，一堆看著是中國人名字同學來私訊我，原來他們都沒怎麼聽懂教授說什麼，而我和另一個香港學生就成了他們的某種依靠。

我和L就是這時候認識的，他說他是從東北來的，他告訴我，不是台灣的東北，是中國的東北黑龍江。

原來風就是這個方向嗎？

\*\*\*

留學的時候人無聊，沒有什麼不容易談成的戀愛，我和L在一家（尚未倒閉）的珍珠奶茶店碰面、聊天、確認了關係，我把宿舍退了搬去和他住。

我從來沒有試過這樣，他大概也沒有，我擔心

自己跟不上那堂「內戰社會學」的課，他掛心牡丹江的家人，我們需要一種陪伴。我們就是彼此的陪伴。

你問我是否和他爭論過台灣的問題？當然，但是你知道嗎，我很幸運，他和我是比較像的，他覺得由台灣人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才對，而且他最討厭戰爭了。

這只是一份有限期的愛情，誰不知道畢業了以後就要分開？至少我和他都知道。

不然難道我要去中國嗎？或者他要來台灣？不可能，況且我們本來就不是因為愛而一起吃飯生活做愛。

\*\*\*

「去到英國那麼遠，有沒有顧慮過奶奶？奶奶躺在病床上，你還去英國！」叔叔和爺爺在電話那頭咆哮，我早已受夠儒式的教條和親情勒索，但我不知為何逃亡英國還是躲不開，我把自己裝進灰色的窗簾，捲起來，我從落地窗往外看，陰陰的倫敦多美，是誰說英國灰撲撲醜人的？我認為英國美得令人想哭。

「敏敏？吳敏敏！」

我突然想起來我還有個L，馬上把窗簾攤開探出我的一顆頭。

「嚇死我，我以為妳跳下去了」L的眼鏡底下那雙小小的黑黑的眼睛竟然濕濕的。這真的是我們隨便便開始的愛情嗎？

我告訴L不要擔心我，而他對於我的那個家也是早清楚的。他蹲在蜷縮成球的我身旁，裝作沒什

麼事，爲了讓我好起來，找些不痛不癢的話和我聊：「妳知道昨天倫敦下雨了嗎？」

「倫敦天天下雨啊，不對，我們基隆那邊才是天天下雨」

「下雨有什麼好的吶？搞不懂妳怎麼那麼喜歡雨，我們東北那下雪」

「被雨包圍已經是我的一種習慣了，你不懂雨水的氣味多給人安全感」我撒氣。

我的國家是切一半的，半是亞熱帶季風氣候，半是熱帶季風氣候，而我的老家是雨不停的，多雲潮濕灰撲撲，我就是從那裡來的。我知道多種雨的表情，昨日倫敦的雨和家鄉的雨顯然不同，那不是我認識的雨。

L問我今天要不要出門賭一場雨，我說肯定和昨日那場一樣氣味不對，L說就當是爲聽雨的聲音，我看他圓圓的眼睛，不捨得壞了好心意，穿上內衣穿上毛衣放下論文，沒有跟他澄清雨雨之間連聲音也是有區別的。

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海德公園，沒有風沒有雨而且越來越清朗。海德公園的佈景和我想雨的心情，使我想起馬來西亞有部文藝藝文片《熱帶雨》。

女主角是一位馬來西亞裔華語教師，在新加坡這樣不重視文化與文學的地方她顯然是一顆異鄉的心如浮萍不可抓地。她與丈夫（新加坡籍商務男士）的婚姻不甜蜜，求子不得，男方又外遇，她一直照顧身障的公公直到公公離世。有天她和自己的學生做愛了，他倆之間的事弄得人盡皆知，她不得不與學生分手。就在一片鮮綠的草地，天空降下兇暴熱帶雨，兩人緊緊相擁，這時的雨，也是女主開

車時車窗外的雨，也是她哭泣時公公讓她看的「笑」字海報後方的雨。這就是她身在新加坡的、暑溽積攢全身的熱帶雨，這濕氣、水氣之厚重，是雨的表情。

生活的沉重最終使她回到馬來西亞。馬國自然也是有雨的，但那和新加坡的不一樣，每個人（或國）都有自己的天氣。

直到我和L離開海德，倫敦都沒有下雨。草葉上有昨日雨水寢身過，混合植氣，就曬出今天的味道。當時我不知道，這是我和L的情誼，我和他之間情誼的味道。

\*\*\*

L牡丹江的爺爺身體健朗，常常和L視訊通話。爺爺加入了奇怪的組織，邪教似的，每早都要求成員對著東方念一串禱詞，L總是讓爺爺離那些人遠一點。

爺孫感情好，一說話就要聊三四個小時，我於是負責張羅當天的飯食。Tesco超市賣的蝦仁我會去腸，和豆子洋蔥一起炒了再勾芡，L說洋蔥被我弄得黑不溜秋，但是又吃得精光。他負責下廚的日子弄地三鮮、溜肉段、鍋包肉，我逐漸愛上東北菜，有時候凌晨三點想吃，他就弄，他再累也弄。

這真的是我們隨隨便便開始的愛情嗎？

\*\*\*

有堂課教授在談「country」和「nation」的問題，前者是有領地有政府有法律的單位，後者則是一群共享同樣價值、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單位。在這個廣闊的宇宙裡，我是誰？我來自country or

nation？國際說我只是後者，但我覺得自己是前者才對，我就是台灣，台灣就是我。來到英國，我很羨慕這些同學，他們有明確的國族可以搬出來聊，而我則是第一堂課就被中國同學「糾正」。一名沙烏地來的同學舉手和教授說伊拉克庫德族就是nation，放課後我查了一堆資料比較庫德族和台灣，也讀了民族建構，就著這個話題我和沙烏地同學成爲朋友。

他介紹不少同學給我，其中一個是敘利亞人，我認爲自己對世界的了解太狹隘，我以爲敘利亞不會有人能夠出來留學。大多時候我們不會談政治學的問題，課外時光還要聊那些東西的話令人頭疼心痛，我們拿文學來替代。

結果大家都是簡奧斯汀的書迷。

\*\*\*

L獨自查好了在英國開車的規定，從中國託家人寄來駕照，到租車公司用破英語租了小破車，開車帶我們到巴斯。一抵巴斯我便和小孩一樣，我們沒有去什麼大景點，只是在巴斯吃飯、散步，但這是我的雙腳第一次踏在簡奧斯汀紙上筆下。主修文學的大學時期，我最喜歡《勸導》了。

沙烏地同學說他喜歡《傲慢與偏見》，但我誓死捍衛《勸導》。我認爲安妮看似受父母勸導，受社會勸導，但她實是不斷自我勸導、自我溝通。安妮所處的環境逼迫她要庸俗起來，爵士父親、勢利眼的家姊、嫁給上流社會的妹妹，都讓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真正所愛。她取消溫特沃斯的婚約，遇上精明富庶的威廉，安妮陷入惘然但在惘然中憑藉一次次敏靜和保持智慧，最終和溫特沃斯重修舊好。

「我好像不是威廉也不是溫特沃斯」L笑笑。



「威廉就是我一直以來受到的世俗勸導啊，這個懦弱的我從來沒有勇敢選擇過溫特沃斯」我過份聽話而無處可逃，逃到英國來仍是無處可逃，隨著畢業的日子天天逼近，我不斷自我勸導，我雖然熱愛我的國家，但我從未在台灣有過歸屬感，這麼說起來，我對國家真的能說上熱愛嗎？

「妳可以來找我啊，可以來中國，東北太冷的話，媽媽在海南有房子，妳可以過來」

那段時期L已經開始說這些話。每次他說這些話我都不知怎麼應答，他是否認真起來了？不，我們的感情是有期限的。

對於他的話，我的表情顯然是掩不住的否定否認否決。

L從來不問我是否愛他，只是握緊我的手，說：「沒有關係，什麼時候都可以過來」

這真的是我們隨隨便便開始的愛情嗎？

\*\*\*

那篇談論國際公法的論文已經快要完成，我的指導教授達菲女士待我極好，我們從全球南北的政治權利關係聊到我們喜歡的歌手和專輯，那段時間我天天捧著論文，日夜顛倒，沒機會再看看倫敦或者去哪走走，L的論文也差不多了，他除了出門和陌生人打籃球以外就是幫我們的家掃除。

回國的進度條越拉越緊，英國越來越暖，我不想離開。

\*\*\*

一天凌晨正趕著論文的結語，接到妹妹電話。

「我現在很害怕球場和牌場，他們兩個流連球場和牌場，然後在那爭執，媽總是在球場不留情面給那些醫生叔叔，她羞辱爸的高中同學，也羞辱爸，我真的受不了了，他們回家見到我的時候就要提球場牌場發生的事，媽都會高分貝大聲歇斯底里把事件全部講給我聽，如果我不認同她，她就會說我跟爸兩兩互相組隊，然後大吼說『你只愛你女兒！你不愛我！你愛上你女兒了！』媽一直跟我爭奪爸，問題是我根本沒有要爭，我都要假裝討厭爸，爸也必須假裝討厭我，媽才會消停」

我自恥，我把妹妹拋在台灣，自己逃來英國。

「妳快畢業了嗎？妳會回來嗎？不要回來，不要回來這裡」

我還是說不出話。

「我好討厭傷害爸，但如果我不傷害爸，媽就會覺得爸愛上我我愛上爸，每次看到爸精神耗弱的模樣我就很痛苦，媽最近連我讀法律的事都找碴，她開始連這點也自卑，我不能比她瘦比她美，還不能比她聰明」

「媽就是嫉妒型母親啊，有些書有在討論這種心理……」我吞吞吐吐腦如爛泥，盤算何時回去解救妹妹。

\*\*\*

九月份，倫敦炎熱，我和L的論文都已經完成。

L和兩個瀋陽的朋友訂了同班飛機，我自然是不能一起的，這並非因為我住台灣，而是因為不論如何我都要和人分開的。我自小就是這樣，我終會不斷被丟掉，我是周芬伶寫的「一日開成節慶，三日花

屍滿地」，我若收穫什麼，便馬上要白開心空歡喜，我也是柯裕棻寫的「我，正是，徒、勞、一一、種」，我就是荒林一座，我生開的草木都是枉然與白費，等一下便全荒了。我很清楚。

L因為班機比我早一天，行李收拾了要先離開，我們在機場附近的酒店共住了五天，我感覺平常又平靜，我看他收拾東西的時候我也沒有說什麼，那天稍早我甚至訂了客房服務吃了早點，早晨我也沒有特意起和L說什麼，又睡了小小的午覺，我不怕浪費最後的相處時間，L亦沒多說。

我裸體，因為我不會送他下樓，這又不是什麼大傷心，而且稍後我要繼續睡覺呢，我裸體。

L接到瀋陽朋友的微信，準備到大廳集合。我站起來，跟到房門口，他把外套穿上，手上握緊護照，眼神檢查了一遍自己是否都帶齊。

都帶齊。

他開門，轉過身，站直了，看向我，說「我走了」。

我看見門上全身鏡裡的自己，裸體，什麼也沒有，空手空心，我這才看清楚L的行李、他的眼睛、他的手臂，我突然死心踏地地哭起來，我在心的刑場跪下來，我求L不要離開，都是我的錯，是我不珍惜時間，我求他不要放逐我，我問他機票可不可以改，我把他拉住但是他輕輕把我放開。

我總是要丟掉人或者被人丟掉，我就是塞外的，我的風光是一種被流放的。

\*\*\*

我又像柯裕棻寫的那樣「繼續虛張聲勢地長

大，總是刺傷一些人以保護自己」並且我懂「落得這樣毫髮無傷，還不如當時畸零殘缺的好」。

每一次，我的所有，總會在不遠的某一天給人剝奪，沒有任何人與事與物與愛是屬於我的，甚至我的命，我能感知我的命都會在很早很早的時候被收走。愚蠢的我，就這樣放掉一個珍惜我的男人，回到地底狐獾網狀洞窟。

雄狐獾說「寶貝女兒回來了！這段時間一定成長很多！我有送你出去是對的」。

雌狐獾又在發呆，女兒都從英國讀完碩士回來了她也是一樣小爪不停歇走在那個只有自己的非洲荒漠，心神根本不在這個基隆的時空。

我看著人類的妹妹，我又回來了，見著父母只感覺迷幻空妄，只有妹妹幫我定位，我回來了，我在台灣。

\*\*\*

奶奶的身體好多了，不知為什麼連這身體好了也被大家說是因為我回台灣的關係給醫好的。

「海～擬～知影嘸？」奶奶說。

「女啦！海女，蝦咪海擬」三叔糾正。

海女或者海擬對我而言都一樣，每次我問奶奶姨嬭去幹嘛，奶奶就說「海底挽花（hái té bán hue）」，因為姨嬭的關係，我們家從來不缺石花菜。這年的中元又要擺上很多石花料理。

「幸好這時候回來，不然中元祭祖怎麼辦」奶奶叨念，中元逼近。

基隆是國家的中元節重鎮，和南部雲林並列，節慶前三四週街坊便全投入準備工作。

我記得升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爸爸的醫務變得很忙，三叔常常騎機車上山接我放學。腳丫子才踏進奶奶家，我又咚咚咚咚跟在姨嬭身後到和平島去，奶奶問我「你欲去創啥？」

「海底挽花啊」

奶奶坐在她的綠皮沙發寶座，朗聲笑，爺爺頭低低的，眼睛給仁愛市場裡賣魚的「多多姨嬭」和拄拐杖的「靠烏姨嬭」使眼色，示意「小鬼頭尙奸竅」。

那時候應該多和L分享基隆的事情，每次這麼想，我又覺得罷了，哪有什麼可分享的。

我和妹妹到和平島去，姨嬭濕漉漉地從水中來，整個網袋裡都是紫紅色石花，我看著網袋裡的石花，我臉小，頭幾乎整顆栽進去。石花盛放的方式和姨嬭的頭髮一樣炸綻。

從前姨嬭用剪刀把石花菜底部的礁岩剪掉之後，我小短腿就要跑這跑那的，從柏油路的這裡開始鋪平一朵朵石花，鋪到遙遠的那邊去，我小時候總要偷偷竊走一朵最迷你的枝椏塞進口袋，心滿意足地被姨嬭牽回正義路。

有一天小小的我在奶奶家最靠近灶腳的房間睡完午覺，聽到兩點起播的八點檔重播異常小聲。我躡手躡腳往客廳前進，在走廊銜接客廳的轉彎處後方躲著。奶奶手裡捏著衛生紙，好像想和姨嬭說話，但姨嬭不拿，眼淚兩行，嘴唇抿著身體發抖。

後來我又偷看過好多次姨嬭這樣哭，但是我們一起去海底挽花的時候姨嬭又好像沒事似的。紫紅

色石花菜得反覆洗了曬、曬了洗，這樣弄個八回，才能乾燥成淡黃色，讓花掌彼此糾纏，完成一片海風製的地毯。

「你知道石花除了給人拿來吃，還可以幹嘛嗎？」

我心想自己偷竊石花的事蹟敗露了，每次回家都忘記從口袋拿出來，要嘛在奶奶家的哪裡掉出來，要嘛奶奶洗褲子的時候撈到、跟姨嬭告狀。

「係魚仔躲起來擦眼淚的地方，魚仔出代誌的時陣，擺會游到石花底下，在那邊怙一陣子，按呢伊就好了，伊就會勇敢。」

\*\*\*

沙烏地的朋友告訴我L已經找到工作、搬到杭州租房子了。除了我以外，人們都有找到家的能力，也有和誰傷別離後馬上進入新境的能力。

中元普渡的大慶典弄了五個多小時才祭拜完，我們整個家族驅車到碧砂漁港的海產餐廳，疫情前每年的中元節都是這麼過。環視一張張臉龐，我困惑這些臉龐當初是如何構成譜系？

「石花凍沒了！涼拌石花菜可以嗎」上菜的大姐手上掛玉鐲，端著一盤石花剔透亮。

看著那石花我化成魚，用力甩動尾鰭我奔它而去。

躲在它的裡頭，放心濕透。

\*\*\*

東北季風很快又要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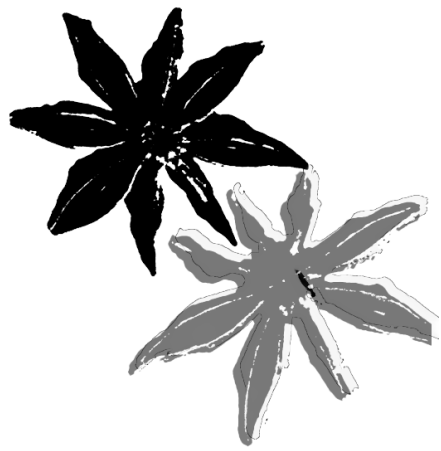
# 停水的早晨

邱鈺璇

有這樣一個早晨  
和其他的沒什麼不同  
你把自己剝離床鋪，進了廁所  
才發現水箱空虛：  
一種無法排泄的窘迫  
水是這樣，生來便爲了  
溶解所有痛苦，然後流動  
搖晃，彷彿下一秒就會四散  
水不辛苦也不幸福  
一直最透明，折射最濃稠的情感  
有時身邊充滿水氣——  
每吸進一口，便感覺肺部  
苦悶的要脹破  
於是你學會抽菸，那是火  
蒸發在你體內運作  
乘載痛苦的容器因而擴大  
有著小窗的廁所  
你待在裡面，在停水的早晨  
玻璃外有露水垂直流下

——多精緻的反諷  
在這個最赤裸的地方  
依舊等不到水  
你又開始抽菸，火光跳躍  
試著相信蒸餾能讓身體舒服些  
火是那樣，把事物變成煙  
蜿蜒著被小窗分割  
使你宛若逃避  
最卑微的一種錯覺  
早晨已不復早  
煙味很重，已經潮濕到了極致  
不得不開始嘔吐  
吐出體內的水像倒空一個杯子  
水從不彰顯自己的必要性  
只是進入每一個孔隙  
讓你苦於尋找火  
水沒有顏色和味道  
只是充滿態度  
攝取太多的都得脹破  
脫去太多的都得萎縮





# 平行世界

苑想

1

路旁的野薑花連片萎靡  
愛偷聽心事的鳥兒這次又躲在哪裡  
於是每晚依舊沿著相同的路徑回家  
壞掉的路燈始終無人睬理，畢竟他們  
總會找到更明亮的替代品

孩子告訴我，在回家途中  
路人的臉上僅剩雙眼  
圍觀著在單調的路程裡  
上演的一些平凡慘劇  
他們將手機高舉，飢渴地顫抖  
自願將口耳獻祭  
到另一個平行世界  
所有說出口、聆聽到的罪在那裡  
都能被赦免

三更半夜  
懷著罪跡的人們安然入夢  
天真的孩子卻輾轉反側  
試圖看清黑暗中的怪物，那些大人們  
始終不相信的存在

路旁的花朵不受季節束縛  
鳥兒正大光明地交換著別人的心事  
不平凡的慘劇輪番上陣，圍觀又  
自詡正義的人嘴角帶笑  
噓，不會有人看到

孩子啊，有人會相信怪物的存在，儘管他所相信的  
不是我要他相信的

人們無暇修補壞掉的路燈，一個共有的需求  
於是每晚選擇不再回家，淡忘  
愧疚只消獻祭出雙眼  
待在一個目的不得而知  
眾人聚集的場所  
像是生來就知曉  
單獨一人有罪  
會被赦免但  
不代表不會受傷



相思

陳桐

得知阿婆的死訊時，我並不意外，仿佛很久之前，我就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是，阿婆也是。疫情三年里，每次看望阿婆的時候，她總是拉著我的手不放，一遍又一遍說著她想離開這個世界，去找阿公。

可是天總不遂人願，想活的人活不成，想離開的，反倒是長命百歲。阿婆的喪事準備得很簡單，她親自寫了一封遺書，在清醒的時候轉交給了鄰居，拜託在她死後，由鄰居給我。

接到遺書的那天，我正在學校裡為考試煩悶，這是最後一場考試，考完之後，假期也要來了。我原本的計畫是趁假期帶阿婆回她的故鄉看一看，但是現實要比想法更快一步到來，令我不知所措。

難過之餘，唯一的慶倖是，阿婆去找阿公了，她孤獨了半輩子，這下總算是心滿意足幸福團圓了。

一張輕薄脆弱的牛皮信紙，有了年頭。小時候記得在阿婆家總是隨處可見這種信紙，每次阿婆拿到信紙都要傷感一會兒，碰上三四歲還不懂阿婆情緒為何會如此變化的我，只會拿著這些紙張疊紙飛機。

阿婆也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只是在我入學後，再到家裡看到隨處都是的牛皮紙，聽到她的勸告。

「拿這些用吧，好好用功寫字。」

印象裡這種紙好像永遠都用不完，每次手裡的紙寫完之後，去找阿婆，她總會給我一摺新的，並告訴我用完了再找她。

上了國中，阿婆一如既往在我離家時給我塞入整整一包的牛皮紙，她眼中的悲傷和喜悅，一瞬間，我好像看懂了，又好像沒懂。

關於這些紙張的來歷，我沒人可問，也不知道它們和阿婆有著怎樣的故事。只是我再也不會把紙張疊成紙飛機，而是用阿婆送的鋼筆，汲取墨水在上面一遍又一遍寫下漂亮的鋼筆字。

我練字也是因為阿婆。

幼時寫字總是歪七扭八，阿婆握住我的手，一筆一劃教我怎麼寫出漂亮的字。隨著年齡長大，我用的鉛筆也被老師要求換成鋼筆，阿婆聽到之後，便從抽屜裡拿出兩支鋼筆，這兩支筆精美又復古，被存放在絲絨布包裹的盒子中。

「拿著，好好寫字。」

直到我歪七扭八的字變成一筆一筆的工整字體，阿婆欣喜地笑了。

她拿著我那些還不錯的鋼筆字，貼在書房的牆上，直到一面牆全部貼滿。

阿婆問我，想不想學習毛筆字。

我微微點頭，自此，阿婆的書房徹底成了我的書房，上了年紀的老式書桌，上面蓋著一塊完整切割的透明玻璃，玻璃和桌面的夾層，是許多我未曾見過的書法作品，還有兩張照片。

有次在練書法的時候，阿婆進屋觀看我的成果。我問起兩張照片裡的人物，都是誰。

片刻的寧靜後，阿婆這才緩緩開口，將她和阿公的故事說出來。

兩張照片，一張是阿公偷拍的坐在草坪上看書的阿婆，另一張，則是他們初次見面時大家一起拍的合照，也是唯一的合照，後來阿婆拜託別人在大合照裡特別裁取了她和阿公，放大之後再洗成照片。技術不完善，導致照片裡的面龐是模糊的。

阿婆卻一遍遍撫摸照片裡的阿公，如同阿公在她面前一樣。窮小子和富家小姐的故事屢見不鮮，在那個年代，阿婆和阿公便是這樣的展開。

讀女中的阿婆，遇到了照相館的學徒，學徒跟隨師父到學校受委託拍攝，背著相機發現了坐在草坪上的阿婆，因為一張照片，兩人就此認識。

直到阿婆畢業，阿公再一次跟隨師父來到學校，按下快門時，不知道是誰在起哄他們兩人，都說照相館的小徒弟和富家千金在一起了，那不然趁著這個機會，一起拍張照片吧。

所以在眾人拍完後，他們把阿公拉到中間，和阿婆並肩站在一起，由阿公的師父親自拍攝，造就了他們的合照。

阿公學歷不高，認字不多。和阿婆在一起的約會，很多都是一人教，一人習。

結婚論嫁時，阿婆的父母不同意。

富家小姐爲了愛和窮小子私奔的故事熟悉地上演，他們沒有結婚，卻琴瑟和鳴地過了幾年。再之後上了戰場的阿公一去不回，而他留下的東西，紙筆墨硯，全部都是關於他們兩人的回憶，遺憾的是他們再未有一張合照。

阿公犧牲在前線的消息，傳到阿婆和她父母的耳朵中。



人走了，這下總該回去了吧。

阿婆左右為難，一面為了愛人堅守他們的家，一面為了孝道不得不回。她買下了兩人租的房子，給房子落匙上鎖，回到老宅，盡心盡力伺候父母半輩子，直到他們故去。而阿婆的頭髮也花白一片，她離開了老宅，回到了和阿公的房子。

一個人屹立獨行很多年，直到她在十幾年前的一個夜晚，在公園裡撿到尚在襁褓的我，把我帶回家，自此祖孫兩人相依相伴。

我這才知道，那些牛皮紙是阿公自己製作的，做了很多很多，技術也越來越精湛。阿公喜歡寫字，阿婆喜歡讀詩。而我用的那些筆墨紙硯，全部都和阿公有關，全部都是他用過的東西。

阿婆幾十年的思念，寄託在這一張張薄而脆弱的紙張裡，筆下書寫的詩再多再繁，也回不到當初兩人的默契美好。她的眷戀在歲月中從來沒有被撫平，也沒有淡去。

隨處可見的紙張，是她對阿公愛意的肆意延伸，宛如看紙似人，風吹動紙張沙沙地響，好似阿公對她思念的回應。我這才明白曾經被我疊成紙飛機的紙張，承載多麼厚重的愛意。

它們看起來輕薄，風一吹就要被撕扯。卻承載著阿婆一如既往綿延不絕的愛意，愛得沉默又隆重。

而這間書房，也是阿婆與阿公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

我問阿婆，可不可以把這兩張照片給我，我去找人修復。

「真的嗎？可以嗎？」

我聽出了她聲音裡的顫抖，阿公僅留下的便是這一張看不清面龐的照片，若是恢復如初，阿婆見到故人，該是如何歡喜。

我肯定地說，當然可以。

只是修復遠沒我想像的順利，年代久遠，即便照片保存得再好，在當時的拍攝環境下，也很難將五官拍得高清晰。

盡了全力，也沒有將面龐修復清晰，但是輪廓和五官已經有了模子。

我拿到成品的一刻，驚訝阿公阿婆當年的顏值，如此般配。卻遺憾沒有修復徹底，拿著照片給阿婆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她在我面前流淚。她佈滿皺紋的雙手緊緊捏著照片，不停顫抖，一遍遍看，一遍遍撫摸。她的聲音充滿激動和想念。

阿婆對我說謝謝，我受不起，反而要謝謝當年她的善心，才有了今日的我。新冠疫情的第一年，我剛考上大學。不想離阿婆太遠，所以選擇了本市。阿婆當初知道我的報考志願時，勸我應該趁著年輕走更遠。我卻搖搖頭表示拒絕，再遠也要回家，更何況阿婆年紀很大了，我放心不下。

被封鎖在學校時，我每天都在擔心阿婆的身體。擔心她生病，害怕她走掉。每天早晚兩通電話，成了我瞭解阿婆的唯一管道。

直到放假時，我火速趕回了家。阿婆見我回來，看我氣喘吁吁的樣子，笑我這麼著急做什麼。

「我無事，好著呢。」

直到她逝去，我在鄰居那裡接手遺言時，才知道，阿婆那時得了新冠，每天痛不欲生，她每每以為要離開去找阿公時，病情卻在一天天好轉。

「你阿婆命大，新冠都沒有帶走她。」

我拿著遺言苦笑，這件事情我從來都不知道。

後來她的身體狀況不再如初，我以為是年紀大了經常咳嗽，卻沒有想到這種情況。難以想像那時我在學校，阿婆是怎樣在電話那端一遍遍若無其事尋常一樣說她自己沒有問題的。悔意將我整個人包裹起來，我被裹入蠶繭中，透不過氣。

鄰居遞給我一個光碟，讓我有時間看一看。我找到一台老式CD機，接上電源，看到了阿婆生動的臉。一瞬間，淚水奪眶而出，我任憑淚水落下也沒有去擦拭。

「是這樣錄吧？」

「好了，我知道了。」

阿婆坐在她經常坐的椅子上，穿著整齊精神，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一鏡到底沒有剪輯，所以我聽到也看到了很多次阿婆咳嗽難耐的痛苦。

「我要去找你阿公啦。」

「五十六年了，我太想他了。」

「寶貝孫仔，你要好好生活啊，銀行卡的密碼是你的生日，還有這棟房子，我已經過戶給你了。」

「不要難過，我很高興。」

「總算是要見到你阿公了。」

「我太想他了。」

「寶貝孫仔，再見。」

影片很短，我卻看了無數遍，我看見熟悉的人以這種方式向我告別，我遺憾又痛恨自己沒有及時察覺，沒有見她最後一面。

阿婆的字很秀氣，她用鋼筆寫在牛皮信紙上。對我的關心，以及她離開之後我的生活該怎麼辦，她全部為我想好了後路。又提及她的離開，讓我不要難過痛苦，應該為她感到高興，畢竟她這是去往幸福了。

依照阿婆的遺言，我選了一處墓地，將她的骨灰藏了進去，又把她曾經送我的那些阿公用過的鋼筆和毛筆，一起打包，和她放在一起。

我試圖尋找當年阿公的屍體，有沒有被戰友拉回來立墓碑，遺憾的是我沒有找到。

我把阿婆葬在了她和阿公初次見面的地方，一晃多年過去，曾經的女校已經成了廢墟，重起建設，周圍多了一處墓園。

我給阿婆選址在了那裡。

阿婆年輕時從南北上，一人孤零生活許多年。原本我要帶她一起回故鄉看看，最後北上的途中變成了我一個人。

我把阿婆給我留的錢捐給了社福機構，把那棟房子上鎖。

哪裡都沒有打掃，保留了原本的樣貌。我希望自己有家可回，在回家開鎖推門的時候，希望還是有阿婆在堂屋等著我，等我回來。更希望阿公阿婆即便離開，也有可回之處，是他們兩個裝滿愛意思念的老屋。

北上，我找到了阿婆口中說過的老宅。只是此去經年，早已物是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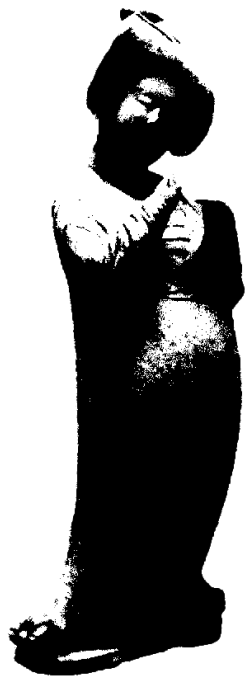
我停在老宅門前，看著和我們家院裡栽的一樣的相思樹，聽到有人問我。是個年紀不大的小姑娘，紮著雙馬尾，站在老宅門前問我有什麼事。

「我來找人。」

「找到了嗎？」

我看著相思樹，輕聲說。

「找到了。」



# 在遠疆

陳樹

父親被貶到貴陽參軍的那年，我剛好十歲。

我們從長安坐一輛馬車南下，走了半個月的路。有一天我們路過一個水塘，水塘裏正開着荷花，水面被風吹動顯出粼粼波光。父親讓車夫停下，下車走到水塘邊，站了片刻，回頭對還在車裏的我招招手。於是我也下車，走到他身邊。

「這荷花開得不錯吧？」他對我說。

我注意到不遠處的一片荷葉上有一隻青蛙，便叫說：「有青蛙！」

父親從地上撿起一塊小石頭，往青蛙的方向扔過去。石頭沒有打中青蛙，打在荷葉上，荷葉顫動了一下，青蛙察覺到便跳到一旁的水裏去了。

「人生路上要學會停下來欣賞風景。不管前方目的地是你喜歡的也好，是你不喜歡的也罷。」父親摸了摸我的頭說。我抬頭看父親的臉，他本來應該顯得頹喪的臉，不知為何，這時卻彷彿可以看出一絲快活。

但是從長安到貴陽的落差，還是在父親身上顯出了效果。有兩三年他一直都沉默寡言。我記得在長安的時候，家中隔三差五總有些父親的朋友來拜訪，幾個人坐在客廳裏侃侃而談，議論江山。到了貴陽後，家裏沒什麼朋友來了，父親常常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看書，寫一些東西。我有一次摸進父親的書房，翻出他練字的紙，原來寫的是詩，都是關於景物的。

昨夜聽風撼樹

今晨風止

卻見橘花落

我適應得比父親快。在長安的時候，我上的那個學堂大都是大官宦的子弟，家裏有錢，幾乎人人都有電子遊戲機，一下課就討論遊戲裏的事情。放學上學也有專門的馬車接送。在貴陽，我上的學堂很多都是本地平民的小孩，他們沒有遊戲機，但他們有自己的遊戲，爬樹、扔沙包、套鐵圈，我很快就跟他們玩在一起，也不覺得這些不如電子遊戲好玩。

在長安我們住在一棟有電梯的公寓樓裏，我們的單元在六樓，從窗戶看出去是周圍的住宅樓。在貴陽，官府給我們分了一套小院，四五間屋子平攤開，圍着中間一個院子。從來沒種過東西的父親，在院子裏種了兩棵橘子樹，每天早上澆澆水。從我們的後門出來可以看到不遠處有一座山。陰雨天時，可以看到雲霧蓋在山上。

在貴陽，父親沒交什麼朋友，早上去衙門裏處理文書，下午就回來。想必父親是受不了這小地方的人狹隘的思維。

十歲的我不懂貶職是什麼意思，以為父親就是換了一個地方工作，比起大城市，我倒覺得山溝溝裏的生活更有意思。知道被貶職的心情，是我自己也出來做事，也開始在仕途上往上爬後的事了。我不知道那時在長安具體發生了什麼，但是我知道父親的性格，他如果以為自己得了理，上司甚至皇帝他都敢當面指責。有不少人喜歡他這樣。但是當時的宰相王簡不是這麼寬容的人。我聽父親說，有一次早會，他當着皇帝的面指出王簡私生活不檢點，說他身為大官還去逛妓院，怎麼處理國家大事。後來的事就很容易猜想了，王簡的官階比父親大三級，又是皇帝面前的紅人，要整你不是易如反掌？把父親貶到貴陽，無疑就是王簡向皇帝提出來的。



另外父親對下屬很好，對那些小他兩三級的文員，他都很照顧。逢年過節，他都會送些小禮物給手下。如果下屬有什麼困難來找他，他都很樂意幫忙。對下屬沒有上級的架子，總是非常熱情大度的。因此那些長安的小文員喜歡他的很多，不少新晉的秀才，也想來投靠他門下。也許這也是皇帝決定貶他的原因之一。皇帝總是不想底下的人搞小圈子的。

我六歲的時候母親去世，父親一直沒有再娶，因此除了要做公事，家裏的事也要靠父親維繫。在長安的時候我們有些現代化設備，有掃地機器人，有洗衣機洗碗機，來到貴陽，當地不用這些設備，官府裏只是給我們派了一個女傭，一個丫頭。女傭五十來歲，父親讓她每天買菜做飯，十六七歲的丫頭，父親則指派她掃地洗衣。家裏的收支也都由父親來算。我摸進書房裏玩的時候，偷偷拿父親做的收支表起來看過，父親每月俸祿十五兩銀子，買菜的支出最大，因為要供四個人吃飯，一個月要七八兩，他抽的菸支出二兩，給我零用錢一兩。

在貴陽，每天吃飯能有肉有菜，算是很不錯的生活了。父親做參軍領的俸祿，雖然不如在長安的時候，但比起貴陽當地的農民商販，算是高出很多了。有一次我請在學校認識的小夥伴在街邊吃烤雞腿，那小夥伴是農民的小孩，他說這是他一個月以來第一次吃肉。

小學的最後兩年，我十歲到十二歲這段時間，不知為何，常常和人打架。本來只是一點小事，不知怎麼，就和對方吵起來。那時也不管對方是自己打得過的還是打不過的，總之先一巴掌摔過去。有一次在學校和一個大塊頭吵起來，我明顯打不過他，被他幾記重拳打暈過去，後來是一個朋友把我背回家裏。

下午父親回來，我還躺在牀上。父親坐到牀邊看了看我臉上的淤青，笑了笑說：「遇到對手了？對方是什麼人？」

我就對父親描述了一下那個大塊頭。

「要我替你解決嗎？我可以去找那個大塊頭的父母，讓他給你道歉。」

我想了想，搖了搖頭說：「不要。」

「那你再遇到那個大塊頭要怎麼辦？」

「我就不理他。」

「你的想法是對的。」父親說，「這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會對你好。你活着一定會有敵人。但不是每個對你有惡意的人都值得你大打出手。一打起來不管最後誰贏，你都很難無傷而退。有時候把自己的鋒刃藏起來，保全自己更為重要。」

上初中換了學校，可能父親的話真的影響了我，我再沒和誰打過架。那時候我閱讀量也大起來，每天抱着各種書亂看，朋友都很少交了，不用說去找人生事。在初中的學堂裏，我幾乎是個沉默寡言的學生。

那兩年父親總在桌前埋頭寫一些東西，有時候我摸進書房翻出他寫字的紙來看，但看不懂他在寫什麼。直到自己成年後也走上仕途，回想起來，才終於明白。那兩年父親一直在寫信給皇帝，寫信給在長安他認為是他朋友的大官，針砭時弊，表達自己的報國之心。而他這麼做，其實就是想有朝一日皇帝回心轉意，把他招回長安。像他這樣做官的人，只有在長安才有真正的人生。除了回長安，其他所有的路都是荒唐的。在貴陽這樣的遠疆，他做

什麼皇帝都看不到，一輩子都不會有升遷的可能。曾在長安朝廷中搏鬥了十來年的父親，這個地域上的利害，他無疑是非常清楚的。

但父親這樣的努力也就持續了兩三年。變化的標誌，是一個叫彩霞的女人開始出入我們家。這個彩霞年紀二十五六歲，未婚，本來是貴陽本地一戶賣綢緞的大商家的千金，她父親死了之後，她變成了綢緞鋪的老闆娘。這些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那時從中學放學回家，看到家中有個陌生的女人，幫忙做飯，又和我們一起吃飯，就覺得有點怪異。彩霞有點文化，一起吃飯吃到興起，父親會叫她當場吟詩，她也吟得出來。就是那時起，我很少再看到父親在桌前奮筆疾書，反而是經常看到他在院子裏，對着花草樹木發呆。

有一天我和父親一起吃飯，父親對我說：「我在西湖邊上買了一塊地，準備種點桑樹養一點蠶。」

我很驚訝說：「爲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你彩霞姐姐教了我養蠶的方法。在貴陽這邊挺無聊的，我想找點事做。」父親說。

我就是那時知道了父親已經不再想回長安了。

彩霞是個基督教徒，所以父親和她的婚禮是按基督教的規矩辦的。彩霞把父親和我拉到洋服店，給父親做了一套西服，給我也做了一套小孩的西服。婚禮在貴陽本地一個教堂裏舉行，父親的家屬就我一個人，彩霞那邊來了一個家族十幾個人。奏完禮樂，牧師幫他們宣誓，穿着黑衣黑褲西服的父親拉着穿着白婚紗的彩霞，跟着牧師說什麼「不管是貧窮還是富有，不管是生病還是健康」，我看著覺得挺好玩的。

婚禮結束後他們去了照相館，我也跟着去了。他們兩人先拍了一組照片，然後父親要我也過去，站在他們中間拍一張三人的合照。我很不樂意，倒不是因爲抗拒彩霞，只是覺得那時自己穿的西服很難看，不想自己的這種樣子被拍到。父親見我不動就過來拉我，我鬧起彆扭，不跟父親過去，口中說：「不要，我不拍。」父親忽然放下我，啪的一下甩我一巴掌，厲聲說：「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不聽話了？」我瞪了他一眼，忿忿地從照相館跑了出去。小時候的事我不大記得了，但我們到了貴陽後，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

晚上他們的婚宴我也沒有去吃，只是坐在自己房間裏生悶氣。大概十點多，父親和彩霞回來，父親拿了一份飯進來我房間，問我是不是還沒吃飯。我說我不餓。我手上翻着一本書作出不以爲然的樣子。

「你是不是對彩霞有意見？有意見現在就說，不要藏在心裏。」父親說。

「我沒意見。她挺好的。」

「你要知道，你將來是要從這個家裏出去，在外面建立自己的家的。我不會養你一輩子。不要覺得我虧欠你什麼。男人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都是要自己去做的，父母幫不了什麼。」

「我知道。」我點頭說。

父親開始搞那個蠶園後，變得忙碌起來。有時他要送貨到隔壁縣的絲綢作坊，兩三天都不在家。我從學校回來，就看到他留了一張紙條在桌上，說他這兩天不在家，要我和煮飯的阿姨朱嫂自己做飯吃。有時候晚上我已經睡下了，聽到他從外面開門進來，進了他自己的房間。

那時我十五六歲，我並不是很想去瞭解父親在幹什麼，我自己的事就把我的心思全佔住了。除了讀很多書，在思想的迷宮里遊蕩之外，我還追起了一個女生。那女生叫詩詩，是個歌女。第一次見到她是在本地社區辦的一個文藝演出上，她獨唱了一首歌，把我迷住了。正巧她弟弟是我在班上的同學，得知這個情況後，我就常常去巴結她弟弟，讓他帶我去他家。去的次數多了，也見過詩詩幾次，她也跟我搭過幾次話，雖然都很短暫。我覺得她對我總是笑盈盈的，不知道只是對我這樣，還是對所有人都這樣。

有一天在家吃飯，父親也在，他邊吃邊問我學校裡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我就跟他說我看中了一個女生。

「什麼樣的人？」父親問。

我跟他描述了一下詩詩，儘量不流露出激動的樣子，免得顯得很沒見過世面。

「聽上去是個不錯的女孩。」父親聽完說。

「爸，追女生有什麼好方法嗎？」我想了一下問。

「不要追女生，」父親說，「讓她們來追你。」

我愣了愣說：「那要怎麼才能讓女生來追我？」

「這個你去想。總之你不要去追她們。她們早晚會來追你。」

不覺間父親就在貴陽呆了八年。後面這兩年他幾乎沒怎麼讀書，時間都用在應付生意的瑣事上了。他有一些官府的渠道，彩霞又有一些資本和經驗，兩人合在一起做生意本來前景不錯，但不知為

何，生意一直沒做大。父親把書本丟在一邊一心賺錢，幾年過去也不過多買了兩套宅子。如果在長安昇官一級，那能得到的可遠不止這些。

我從學堂畢業後，到底還是決定去長安趕考。那時回長安這個念想已經超過了做官這件事。我想離開貴陽這個山溝溝，回到那個到處是高樓大廈，商業街上人潮湧動，高速公路上跑着各式電動車，天上不時有飛機飛過的都城。父親不能帶我回去，我只能自己考回去。

出發的那天，父親送我上了馬車，準備走時，他對我說：「多聽多看，少說話，不要隨隨便便就說出自己的觀點。做官不得罪人最重要。」我點點頭，馬車隨即開動了。

沒太大意外地考中了秀才，準備入仕途的時候，我一開始先去找了父親以前的朋友。這位朋友在朝中當侍郎，他看到我倒是很熱情的留我吃飯，但說到安排工作，他顯得很為難的樣子，不願意收我。在父親另一個朋友那裏也是同樣的情況。原因無非是父親當年得罪的宰相王簡這時還是朝中的一把手。

最後我在一個和父親沒什麼往來的書記那裏找了一份工作，在長安默默無聞地做了幾年小官。不知怎麼，我一直沒得到機會升遷，同期考上秀才的人都已經昇了兩三級，有的都開始上朝參加早會了，我還是底層一個小文員。

那幾年在心煩意亂的夜裡，想到父親，也會心裏埋怨他。如果他能保住他在長安的勢力，我憑着關係早就該升遷了。又或者他能把生意做大也行，能做到富甲一方的話，我在家啃老也沒什麼不可以的。但是他做官不行做生意也不行，完全是個失敗

者。到長安的前幾年我一直沒回去貴陽看他，也是因為心裏有氣。

直到三十歲那年，我在長安也聽了看了許多人世沉浮——有的政治明星年紀輕輕當了高官，卻在皇帝面前說錯話被斬掉的；有的老將戎馬一生，晚年卻沒什麼人照顧，晚景淒慘。我開始意識到，失敗乃是人世常態，所有的榮華富貴不過是意外，也沒有人能一直拿得住。放遠一點看，所有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失敗裡。這時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的心情。

那年中秋，我告假離開長安，回到貴陽看父親。他和彩霞生了一個女兒，又當起了一輪爸爸，看起來樂在其中的樣子。我問他有沒有想回去我們的祖籍臨淄，他搖了搖頭說貴陽就是他的故鄉了，在這裡挺好的。



無題  
李峰毅

慘白的月光斜射入窗，打更的聲音在樓上響起。

咚——咚！咚！咚！咚！

「早睡早起……保重身體……」詩人清楚地聽到了那細若游絲的聲音。那聲音彷彿是一條靈活的蛇，繞過了響亮的梆子聲，逕自鑽進詩人的耳中。

灑在身上的月光隱約帶著太陽似的暖意，詩人自床上坐了起來，睡意全消。詩人長年握筆的雙手沁出冷汗，那雙如墨的眼中交雜著興奮和恐懼。

鑄劍者投身入爐方成天下名劍，而著詩者又何嘗不是如此？要有著不惜獻祭生命的瘋狂覺悟，自沉於浩淼幽暗的文字之洋。他所追求的，那幾可被稱之為「道」的最終極之詩，必在其中。

至少，詩人到現在為止是這麼相信的。

因此，當「春蠶」找上他時，他沒有拒絕。

「詩盡，蠶死。」春蠶的聲音毫無起伏，腐爛的花瓣不斷從它身上落下。「換言之，詩不盡，蠶不死。」

他輕撫心口。春蠶，就在那裏。他永遠不會忘記春蠶是如何啃開他的胸膛、鑽進他的心臟。他的血肉化為春蠶的吐出的絲，連起他與春蠶的生命。

若春蠶不死，詩人也不死。

咚——

隨著第二次的梆子聲敲響，月光已經變得灼熱難當，就像是站在炎夏正午的太陽底下，他的衣服甚至冒起了絲絲白煙。詩人連忙躲到了牆邊月光照射不到之處。

咚！咚！咚！咚！

「早睡晚起……不見詭異……」

那絕不是更夫日常所喊的句子，但此時詩人已經想不起來原本的是什麼了。詩人越是苦苦思索，這怪異的句子便越是在詩人的腦中盤得的越緊、扎得越深，一點一滴地的抹消掉詩人對於正常世界的認知。怪異與正常之間正在模糊、顛倒。

一種陌生的恐懼自詩人的心底竄起，他竟然因為自己在夜晚醒著而瑟瑟發抖。他的雙眼不受控制地的閉上，渾身軟綿綿地的失去力量，彷彿下一刻就要進入夢鄉。就在將睡而未睡的時刻，詩人猛地一咬舌頭，劇烈的疼痛暫時打斷了思考，也驅散了陌生的恐懼感。

在那些非人之物所帶來的不合理面前，懷疑只會讓人更快地迷失自我、更快地成為它們的玩物。詩人大口地的喘著氣，空氣中瀰漫著一股似香非香、似臭非臭的怪味。一滴五彩斑斕的液體滑過詩人的臉龐，滴落。

咚——

第三次梆子敲響。詩人探手入懷取出隨身銅鏡，鏡上有著栩栩如生的鸞鳥紋飾，並且在鏡底還有著一行小字。

「真愧鏡中鸞。」隨著詩人低吟出聲，鏡底的小字飄散出淡淡黑煙。

唯一能與不合理性所對抗的方法，便是要在非人之物所構建的無盡虛妄之中找到足以固定現實的錨。此時的詩人已被那非人之物所影響，鏡子之中的他失去了人類的五官，平坦的臉上蠕動著不可名狀的符號。

咚！咚！咚！咚！

「！@#^（%\*\$……^&\*∨（&%\*\$……」

更夫的話語在詩人的耳中已經失去意義，即使閉上了「眼睛」還是看得見鏡中那足以令人瘋狂的倒影，「人類」的概念開始崩毀，腐爛的花瓣從他的身上飄落。

就在此時，鏡底的小字消失無蹤。鸞鳥的眼睛眨動，鏡面上的影像變得模糊。「鏡中鸞」，這誕生自人類扭曲相思中的詭異之鏡，終於完全從詩詞的束縛之中解放。

那本該只是平凡無奇的、有著鸞鳥紋飾的對鏡。在離別之前，寄託著無法出口的情感，他將其中一面鏡子送給了她。

隱瞞了對鏡的事實。

鏡子上，原本倒映著的現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詩人的面容。有著兩隻眼睛與耳朵、一個鼻子與嘴巴。

那是屬於「人類」的臉。

他對她的情感像酒，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愈發醇厚濃郁。他忘不掉她。握著那面與她成對的鏡子，回憶模糊了雙眼。當眼淚滴落在鏡上的剎那，鸞鳥的眼睛眨動。

奇蹟，發生了。

鏡中的影像蕩漾，竟映照出她坐在梳妝台前淡掃蛾眉的樣子。

他送給她的，鸞鳥的左眼將記住鏡面映照的事物；而他所保留的，鸞鳥的右眼可以看見左眼所記住的景象。

此刻，詩人手中拿的正是鸞鳥的右眼。詩人平日以鸞鳥的左眼照鏡所留存下來的影像，在此刻成為他用以固定現實的錨。人類的五官重新出現在詩人的臉上，不過卻是像液體一樣地的流動不定，在皮膚之下還隱約可見那些蠕動的符號。

鏡中鸞終究只是一時的對策，當留存的影像播畢之時，它便也與普通的鏡子無異了。

於是，詩人舉步上階，懷揣著滿腔的詩興。

而在詩人的身後，是腐朽的落英繽紛。春蠶，開始吐絲了。

咚——

那非人之物再次敲響了梆子。

鏡中鸞的播放的影像變得忽快忽慢，時間在不合理性的影響下被扭曲，不再有固定的速度。

咚！

儘管樓梯仍向上延伸，但詩人朝著下方走去。繼時間之後，空間也已經不能以常理衡量。詩人緊盯著鏡中鸞的影像，維持著自己的人類概念。

咚！咚！咚！

隨著最後三聲梆子敲過，詩人一腳踏空，往後墜進一間密室之中。鏡中鸞的影像播畢，倒映出詩人依稀還有著五官樣貌的面容。

在密室中，詩人「看」到了它。

儘管詩人的目光沒有片刻離開鏡面，它的外表卻仍是清楚地烙進了詩人的腦中。在它們的身上，本就沒有任何合理可言。

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位詭異至極的更夫。鐵青色的臉上只有一左一右兩個巨大的、嘴巴似的裂口。它細如竹竿的右手提燈籠似的提著一顆巨大的、凹凸不平的肉瘤，而左手則拿著一根不知道是甚麼生物的骨頭。

當詩人見到它的瞬間，一個聲音在詩人的腦中響起。那聲音不屬於人類的任何一種語言，超越了人類文字所能描述的極限。

那是它的名字。

「一睡不起……生死無異……」

更夫的嘴巴翕動，詭異的警告詞帶著不可名狀的力量在密室中迴盪。詩人的腦袋瞬間就被無數夢境所填滿，他的雙眼雖然睜著，卻已然失去了焦距，那些不可名狀的符號重又爬上他的臉龐……。

詩人死了嗎？死在更夫那避無可避的詛咒之下？

不！詩人的心臟仍在跳動，而他那滿腔的詩興，更是在無窮夢境的淬鍊中迎來了極巔之峰。

詩人睜開了早已不存在的眼睛，意興盪飛。無筆又如何？詩人的右掌膨脹、爆散為無數的蠶絲；無墨又如何？詩人哇的一聲，一大口鮮血便自他失去五官的臉龐嘔出。

於是，筆墨皆備！

他將整隻右手往血泊中一拍，詩人臉上的瘋狂是笑意、還是詩意？蠶絲蘸飽了血，詩人一抬手，筆走龍蛇！

來是空言去絕蹤

在那非人之物還未反應過來的當下，它的身上便已多了七個血字。更夫張大了嘴，卻再也發不出任何足以影響詩人的聲音。

詩人「蹤」字一捺到地，他也不提筆，只是微一側身，筆鋒半轉之間，這詩的下一句便在地上燦然綻開。

月斜樓上五更鐘



那一字一句，鐵劃銀鉤，入木何止三分？圍繞著非人之物的不合理性所構建的詭異結界，硬生生被詩人遒勁筆力所貫破。「樓上」、「五更鐘」如同利樁般由內而外地的刺向現實，竟是將結界強行釘在了現實的時空之中。更夫張大了嘴，痛苦的感覺在整個空間中具體為一張又一張扭曲變形的人臉。

而有了現實錨點的詩人，他如墨的雙眼中映出了詩，那是幾乎烙印在更夫身上的猩紅詩句。

夢為遠別啼難喚

時間在這一刻彷彿靜止，只在它詛咒下死過一次的詩人在賭，賭這就是更夫能力的真面目。

花瓣從更夫的嘴巴源源不絕地湧出，那詩句宛如活物般絞緊了更夫的身軀。但還沒等詩人寫出下一句詩，更夫一直提著的那顆肉瘤突然上下一裂，露出其中七彩繽紛的璀璨瞳孔。

當詩人看到那隻瞳孔的瞬間，光線貫穿了他的雙眼，兩個恐怖的血洞出現在詩人的臉上。

「光」的合理性被那隻瞳孔剝奪了。它高舉著那不知名動物的骨頭，要在被那詩句封印自己的詛咒之前先毀了詩人！

「詩被催成墨未濃啊……」詩人幽幽的聲音迴盪，無數的蠶絲從他的傷口噴湧而出。

詩不盡，詩人不死。

更夫能感受到自己體內的力量正逐漸向那詩句中流去，而外界的現實也正侵蝕著它好不容易建構出來的領域，它的時間已然不多。

更夫左手的骨頭往詩人的腦袋插落，但下一秒，更夫赫然發現它插了個空，而比起這個更令它駭異的是，它的身邊，景物全非！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

詩人甚至無須提筆，便有墨色憑空而生。非人之物所攜帶的不合理性，在此刻竟反過來為詩人所用。半空中的墨色展開，在更夫的骨頭即將刺到詩人的前一刻，將它鎖進了由詩人反構築而出的空間之中。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更夫手上的肉瘤與骨頭消失無蹤，它的臉上長出屬於人類的五官，那本來不可被描述的真名，在不合理性的反噬之下被換成了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名字。而如今，它要去往的地方，將比那傳說中的蓬山還要遠上萬倍！

它可以用那雙人類的眼睛看見空間正在延伸，一個又一個朦朧華麗的房間正在它眼前不斷被複製出來，而每複製一次，它要逃離這詩句的封印重回現實就更難上一重……。

隨著更夫的封印，那本不該存在的「樓上」也隨之消散。詩人所受的傷早已痊癒，沒有絲毫疤痕。在冰涼月光的照耀下，詩人開始咳嗽，最終竟從口中嘔出了一張以蠶絲編就、上面寫著詩詞的紙張。

而對那些封印著非人之物的詩，他總這樣命題：

無題。

春蠶：外型是一隻裹滿腐爛花瓣的蠶，詩不盡，詩人不死。

東風：連春蠶都不確定是否存在的詭異。主掌人間興衰。東風盛則詭異隱匿，人間太平；東風無力則人間混亂，妖邪四起。

鏡中鸞：一面雕著鸞的銅鏡，用於儲存平時的自我。（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詭異的現象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一見到就很難脫身。

東風無力百花殘：百花借指人間。指人間混亂衰敗，詭異妖邪之物四起。

春蠶到死絲方盡：春蠶的能力。

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雲鬢改、月光不寒代表五感已被詭異操弄。

## 《夜燈》 2023 . 12

### 出品

夜燈編輯部

### 主編

張一弘

### 編輯

慢慢 Shien 五餅

### 設計

排版：五餅

封面設計：慢慢

### 插圖製作

五餅

### 聯繫方式

電話：+81 7044140548

郵箱：nightlamp.cf@outlook.com

主編郵箱：zhangyihong.cf@outlook.com

雜誌主頁：<https://www.night-lamp.com>

**Instagram:** nightlamp.cf